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乙种)

時代文藝

第一卷 第一號

(影印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

卷 頭 語

在無產階級文學的運動中，高喊着口號的時期是已經過去了。

現在我們應當好好地從事建設的工作。我們的責任固然一方面在於破壞資產階級的文學，但是，如果我們自己不能建設無產階級的文學來代替牠，那牠還是要將自己的生命繼續下去。

根據着，我們時代的任務，我們應努力於無產階級文藝的創作。我們不願意誇張，因為誇張不是成功的工具；但我們也不願意自棄，因為自棄是懦弱者的行為。我們惟有不斷的，堅定的，向前的努力。

時代的任務是何等的重大！建設時代文藝的工作又是

目 次

卷頭語	1—2
我的蒼鷹	1—20
祝老夫子	1—24
新的露西	1—6
疑惑	1—16
魂靈的叫喊	1—4
鎖	1—18
島上	1—12
兩個慕愛者	1—8
地獄	1—50

我的蒼鷹

——「鐵踵」第一章——

美國 JACK LONDON 原著

王 弢 石 譯

柔和的南風攙動了紅木樹林，野水流過有苔的石上波盪出甜美的音調。太陽光裏有蝴蝶在飛舞，各處發出蜜蜂的催眠歌唱。是這樣的寂靜和平安，我坐着，思量着，而不能安定。這樣的寂靜使我不能安定。這好像不是真的。全世界是寂靜了，但不過是大風雨前的一種寂靜吧了。我引長了我的耳朵，用我一切的知覺，要想得着大風雨臨到的朕兆。啊，希望牠不至於不會臨到！希望牠不至於不會臨到！（一）

我這樣的不安定不是件奇怪的事。我想着，想着，而不能停止不想。我在嚴緊的人生中是這樣的長久，以至我完全被現在的寂靜和平安所壓抑，我不能禁止我不住在那個將要爆發的死亡和毀滅的瘋狂漩渦之中。我的耳中充滿了被鞭打人們的哭聲；我能夠看見，我以前也曾看見過。鮮美的血肉受傷痕，被切斷；他們的靈魂強暴的從肉體中奔去，投到上帝面前。我們可憐的人類是這樣得着我們的終局，從殺戮和毀滅之中掙扎，要想把最後的平安和快樂帶到地上來。

這時我是孤獨的一人。我一不想到將要臨到的事，我就要想到已往的事——想到我的蒼鷹（二）用他永不困倦的翼翅，擊着天空，向着他所崇奉的太陽，人類自由的熱烈意志，飛翔。我不能懶懶的坐着等候他所經營的大事奏告成功，雖然他不在這裏親自看見。爲這件事他用盡了他一生的力量，他犧牲了他的生命。這是他的事業。他親手造成的。

所以，在這樣急切期待的時候，我要寫到我的丈夫。在同輩中只有我能夠把他的人格多多的表顯出來，是這樣高貴的人格不能完全說明的。他的心靈是偉大的，我對他的愛漸漸的不是私人的了，我的最大憂慮就是他不能在這

裏看見光明的降臨。我們不會失敗。他已經佈置得很堅牢很確實。災難降到那些鐵錘的人們身上！災禍會不久從屈伏的人們身上推到他們的身上。命令一發出，全世界的勞動羣衆要站立起來。自從有史以來未曾有過這樣的事。勞工確實的聯合起來，這是第一次的國際大革命，世界多麼大，革命的範圍就多麼大。（三）

我心中充滿了這事臨到的希望。日日夜夜我是生活在其中，牠早已佔有了我的心。因為這樣，我想到我的丈夫就不能不想到這件事。他是這事的靈魂，在我的思想中我怎能把他們分爲兩事呢？

我已說過，只有我能把他的入格多多表顯出來。大家都知道他爲着自由，勞苦工作，并且遭受極大創痛。他是怎樣的努力工作，他遭受的是怎樣大，我十分明白；因為在這二十個切望的年頭裏我是同他在一塊兒，我知道他的耐心，他的不疲倦的努力，他的無盡的犧牲；而在兩月前，他竟喪失了他的生命。

在這裏我要簡單的告訴大家安勒斯特愛弗哈得怎樣進入了我的生命之中——我怎樣第一次遇見了他，我怎樣漸漸的變成了他的一部份，我一生怎樣因他而有了重大的變遷。這樣。你可以從我的眼光中觀察他，可以認識他像我

認識他一樣——一切的事我都可以告訴除掉那些太秘密的事。

這是在一九一二年的二月我初次遇見了他，那時父親請他吃飯，所以他來到我家。我們住在伯克雷。我對他最初次的印象不怎麼好。他是許多客人之一，我們聚集在客廳中等候別的客人到齊。他現出一種不投合的樣子。這是「請傳教師的一夜」，所以安勒斯特在這許多傳教師之中當然是無聊。

第一層，他的衣服不合身。他穿了一身不是定做的黑布衣服與他的身體極不稱。老實說，不是定做的衣服無論如何不會合他的身。布在他肌肉上總是腫起來的，而在他兩肩之中的衣遍滿了皺紋。他的肩是何等的發達。他的頸項是一個決鬥者的頸項，肥而且壯。我想父親所發現以前做過馬鞋工人現在是位社會哲學家的就是這樣一個人。父親當然看見他腫起的肌肉和似牛的咽喉。我立刻把他當做怪物一類的人，我以為他是工界中的一位瞎湯姆。「四」

於是，當他與我握手的時候！他的手握得牢固而有力，他用他的黑眼冒昧的注視着我——太冒昧了，我想。這樣的冒昧若是我同類之中的男子犯了差不多是不可原宥的。我不能不垂下我的眼睛，我經過他面前轉向莫爾好斯主

教行禮時，我如釋重負——主教與我很好，他是一個莊嚴而有意思的人，中等年紀，基督般的形貌和仁慈，同時也是個學者。

但是這樣大胆的冒昧可以證明安勒斯特愛弗哈得的天真。他是淳樸，直率，無所畏懼，不願意在無聊的習俗上化費時間。好多年後，他告訴我說：『你使我喜悅，我為什麼不應該看我所喜悅的呢？』我曾說過他無所畏懼。他是一位天然的貴族——這正是因為他是屬於非貴族的。他是一位超人，是一個 Blnod Beast 正如尼采所說，加之他心中又燃燒着民主政治。

在與別的賓客歡聚之中，我完全忘記了這位工界中的哲學家，雖然在吃飯時我偶然的有一兩次注意他——特別注意他眼中發出的閃光在他聽着傳教師們說話的時候。時間漸漸的過去，吃飯的程序也漸漸的過去，傳教師們嘵嘵不休的談到工界以及他們與教會的關係，教會以前對於他們做了些什麼，現在正預備做些什麼，他聽了從不開口說話。我覺得父親因為他不說話有點迷惑。有一次父親乘着大眾靜止的當兒請他說話；但是他聳了一聳肩膀，回答了一句『我沒有什麼要說的』，仍然吃他的鹽杏仁。

但是父親耐不住了。過了一會他說：『我們當中有一

位是工界中人。我想他能從另外一個有趣味而新鮮的觀點看事情。我是指愛弗哈得先生說的。」

其餘的人顯出一種有禮貌的興趣，催迫安勒斯特說出他的意見。他們對於他的態度是這樣的寬大和仁慈，的確是可感。我看見安勒斯特覺察了這個，他是快樂。他沉吟了一下，他的眼中發出笑的光彩來。

『我不會說合於教會儀則的有禮貌的話』，他開始的說，他因謙讓和不決而躊躇。

『請往下說』，他們催着他；漢麥飛得博士補上一句說：『一個人肯說真實話我們是不介意的，假使所說的是誠實。』

安勒斯特很快的笑着說：『那末你把真實和誠實分爲二事麼？』

漢麥飛得博士喘息着，設法的答覆說：『君子也會有錯誤的，少年人，君子……』

安勒斯特的態度馬上改變了。他變成了另一人。

他回答說：『好，那末，我頭一句話就要說你們通通錯了。對於工界的情形，你們一點不 道什麼，你們比不知道什麼還壞。你們的社會學和你們的思想方法是同樣的惡劣和無價值。』

他所說的還沒有他說話的態度那樣利害。他頭一句話已激動了我。他的話同他的眼睛一樣的大胆。這是一個號筒的聲音震刺着我。全桌子上的人都激動了，從單調和假寂中震醒過來。

『在我們的思想的方法中有什麼可怕的惡劣和無價值，少年人？』漢麥飛得博士要求的說，已經在他的聲音和說話的態度中有了不快的樣子。

『你們是心理學家。你們能用心理學證明一切事物；照這樣做，每個心理學家能證明別個心理學家的錯誤——以滿足他自己的意思。你們在思想的範圍內是一個謀叛者。你們是瘋狂的宇宙創造者。你們各個人住在自己所創造的宇宙內，就是用各個人的幻想和意志所造成的。你們所住在的這個真實世界你們不知道是什麼，你們的思想在這個真實的世界裏是毫不相干的，不過是你們心理錯誤的現象而已。』

『我坐在這裏聽你們談而又談的時候，你們知道我想起什麼了？你們叫我想起中古時代那些學者們鄭重而有學問的辯論和研究有多少天使能夠在一個針尖上跳舞的問題。唉，親愛的先生們，你們離開二十世紀的智識生活太遠太遠，你們好像二千年前的印度醫藥師在原始的森林中練

習符咒一般。』

他說的時候似乎有很好的情感；他的臉鮮明，他的眼閃光，他的說話是進攻的性質。但這不過是他說話時態度的一種，而已經能夠激動人。他的破毀和重壓的進攻態度完全叫他們忘記了他們自己。莫爾好斯主教身子向前傾着注意的聽。漢麥飛得博士的臉因憤怒而發紅。別的人也憤怒了，有些娛樂的高傲的微笑着。至於我，覺得這是最可樂的事。我斜視父親，我想他或者因為看見他在無意中把這顆炸彈帶來放在我們當中的結果而微笑。

漢麥飛得博士搶着說：『你的這些話太不準定，你可以精確的說你稱我們為心理學家是什麼命意？』

『我稱你們為心理學家因為你們從心理方面理論。你們理論的方法與科學相違反。你們的結論是不健全。你們能證明各樣事但是一樣事也不能證明，而且你們對於無論何事意見總不會相合的。你們各人本着自己的良心說明自己和宇宙。你們用良心說明良心無異於拿着你們的鞭帶子要想把你們自己舉起來。』

莫爾好斯主教說：『我不明白你的話，我覺得我們心上的各種事物皆屬於心理的。科學中最確實可信的算術也完全是心理的。科學理論中每種思想的程序也是心理的。』

你與我相合麼？』

安勒斯特回答說：『如你所說，你是不明白。心理學家用他自己的主觀推論一切。科學家從所經驗的事實斷論一切。心理學家從理論想到事實，科學家從事實想到理論。心理學家用自己說明宇宙，科學家用宇宙說明自己。』

漢麥飛得博士快樂的喃喃說：『感謝上帝我們不是科學家。』

安勒斯特說：『那末，你們是什麼呢？』

『哲學家。』

安勒斯特笑着說：『你走到那裏走了，你離開了實在和穩固的地面，用隨便的一句話當作飛機升到半空中去。請你下到地面上來，確實的告訴我什麼叫做哲學。』

『哲學是——』（漢麥飛得博士停住了，嚥了一口涎）——『不能概括的用言語解釋的，或者可以說心和體皆是哲學的。伴着試驗管子的淺顯科學家是不懂得哲學的。』

安勒斯特不理會這樣的推論。他總是用一種和愛的臉色和說話把反對者的論點打翻，現在他就是這樣。

『那末，我現在要解釋哲學的意義，你們毫無疑義的能懂得。在我未說之先，我要求你們或者指出我所說的錯誤，或者靜默的做一個心理學家。哲學不過是科學最大的

範圍。牠的思想方法同無論何種科學是一樣。就是用這種方法，歸納方法，哲學融合各種科學而為一種大科學。如斯賓賽所說，無論何種科學所已知的事是整個知識的一部。哲學把各種科學所供獻的知識聯合為一。哲學是科學的科學，是主要的科學，若是你願意這樣的稱牠。你們對我這樣的解釋贊成不贊成？』

漢麥飛得博士含着些微的怒意說：『很可相信，很可相信。』

但是安勒斯特毫無憐意。

他警告着說：『記着，我的解釋是不利於心理學的。若是你們現在不指出我的解釋的缺點來，後來你們就夠不上再心理學上的理論了。你們須在你們的一生設法指出缺點來，在未能尋出以前你們還是靜默着好。』

安勒斯特等候着。此時的沉寂是痛苦的。漢麥飛得博士感受着痛苦。他也覺得迷惑。安勒斯特如鉄鎚般的攻擊使他擾亂。他不習於這種質樸直率的辯論方法。他懇求似的看着桌上的人，但沒有一人響應他。我瞥見父親在他的巾拭之下匿笑。

安勒斯特看見漢麥飛得博士已足夠擾亂了，說道：『還有一種別的方法叫心理學家喪失其資格。照他們的工作

可以判決他們。他們除掉紡織着空中的幻想和把他們自己的身影當作上帝以外，他們爲人類做了些什麼？我承認，他們加增了人類一點快樂；但他們爲人類做了些什麼可見的利益？他們有哲理的說道，請你們原諒我用錯了這種字眼，心是感情之主，而科學家則確定爲血液的循環。他們高談着災荒和疾疫是上帝的懲罰，而科學家則建築倉庫，排泄水道。他們照自己的形像，違反自己的志願，造出一些神來，而科學家則修橋築路。他們說地是宇宙的中心，而科學家發現了美洲，探究了星的距離和星的定律。總之，心理學家爲人類沒有做什麼，絕對的沒有做什麼。漸漸的，因科學的進步，他們被趕在後面。科學中已知的事實把他們對於事物主觀的解釋推翻後，他們又有一種新的主觀解釋，而對於最近所已知的事實也加以種種解釋。這樣，我不懷疑，他們要進行至於無窮期。先生們，一個心理學家是一個醫藥師。你們和那些製造穿衣食肉之神的蠻族分別僅不過是數千年已知事實的分別而已，沒有別的。』

柏林福博士炫耀而大聲的說道：『然而亞里斯多德的思想統率了歐洲十二個世紀，而亞里斯多德是一個心理學家。』

柏林福博士看着全桌上的人，大家點頭，微笑的贊可

安勒斯特回答說：『你的說明是最不幸，你提到人類歷史中最黑暗的時期。老實說，我們稱那個時期為「黑暗時代」。在那個時候科學為心理學家所劫掠，物理學變成尋覓點金石的工具，化學成了鍊金術，天文學變做占星術。可憂的亞里斯多得思想統治的時期！』

柏林福博士似乎痛苦了，後來他快樂的說道：『即令我們承認這種可怕的描寫，然而你一定也要承認心理學也有相當的效力把人類從這樣黑暗的時期帶到後來光明的時期。』

『心理學與這毫不相干，』安勒斯特回答說。

漢麥飛得博士喊叫說：『什麼？不是思想和推論引導我們發現到美洲的路程麼？』

安勒斯特微笑說：『阿，親愛的先生，我想你是夠不上資格了。你尙未能從我解釋哲學的話中摘出缺點來。你未能站在堅實的基礎上。但是心理學家總是這樣，我可以原諒你。不，心理學與發現美洲的事毫不相干。麵包和奶油，絲和真珠，金銀和錢財，以及到印度去的陸路之封閉，才是發現到美洲去的水程之真原因。在1453年，君士但丁堡陷落了，因而往印度去的水道不通。歐洲的商人當然

要尋出一條新路。這就是發現到美洲去的水程之最初原因。哥倫布航海要找出一條新路。各種歷史書上都是這樣說。出於意料之外的，大家因此知道了一些關於自然界的新知識，以及地球的大小和形象而Ptolemaic System也因而發出光彩出來。』

漢麥飛得博士嗤之以鼻。

安勒斯特問：『你不與我同意麼？那末，我有什麼錯誤？』

漢麥飛得博士酸楚的答道：『我只能回到我原來的地步。談論這一種的話未免要費太長的時間。』

安勒斯特甜蜜的說道：『科學家不怕化費長時間。這就是何以他們能夠得着勝利。這就是何以他們能夠到美洲。』

我不要說出這一整晚上的事；然而當我回想到我初次認識安勒斯特愛弗哈得的每一時間每一瑣事，我覺得是我生平的一件樂事。

發狂的惡戰繼續着，傳教師們變得臉紅面赤，大為憤激，特別的在安勒斯特稱他們為荒誕的哲學家，虛影的投射者，和這一類名詞的時候。他老是要他們回顧事實。『事實，朋友，那些不能駁倒的事實！』他一定要這樣的呼

賊，在他駁倒他們當中一個的時候。他堅持着事實。他使他們跌入於事實之中，他使他們埋伏在事實之中，他以巨大的事實轟擊他們。

漢麥飛得博士譏嘲他說：『你好像崇拜在事實的神座之下。』

柏林福博士引伸漢麥飛得博士的意思說：『世上沒有「上帝」只有「事實」，而愛弗哈得先生是牠的先知。』

安勒斯特默認的笑着。

他說：『我好像是從塔格賽斯州裏來的人。』大家請他解釋這句話，他說：『你們知道從米蘇里州裏來的人老是說，「你須證明給我看。」但是從塔格賽斯州裏來的人是這樣說，「你必須把牠放在我的手上。」這樣的說話很明顯的他不是一個心裏學家。』

在有一個時候，安勒斯特剛剛說到心理學的哲學家從來不能經受真實的試驗，漢麥飛得博士忽然問說：

『少年人，什麼是真實的試驗？這個問題向來迷惑着比你聰明的人的腦筋，你能解釋麼？』

『當然』，他回答說。他的確定激怒了他們。『聰明的腦筋對於真實所以這樣痛苦的迷惑着正因他們在空中追牠。假設他們仍然站在穩定的地面上，他們一定很容易的尋